

全華叢書

印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二

附錄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  
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  
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  
輔力學尙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  
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

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  
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  
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  
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  
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  
贈宜人繼方氏祖堯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  
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  
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  
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

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  
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  
江夏郡夫人夫人姓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  
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  
卽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闕授  
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  
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  
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

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游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永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

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  
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  
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  
郎台州路甯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  
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  
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  
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  
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  
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

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著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

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令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病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



記國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  
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  
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  
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  
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瑋珣所著書有日損齋  
初稟三卷續稟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先生  
在甯海時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  
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

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眾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

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千百  
先生錄其當問者卽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  
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  
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  
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諸場  
爲尤艱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  
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  
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  
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

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  
先生適莅是役擢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  
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  
之以往新昌嵯縣天台甯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  
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  
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  
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  
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者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  
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

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就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

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  
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  
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頌曰知感  
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  
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  
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  
江浙則三往而一正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  
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  
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銖

曹或失於收斂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爲治  
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  
其費及升朝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  
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不污先生性  
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  
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  
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  
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覲得片言  
爲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論

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私親設哉先生貴  
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  
臨強仕之年卽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  
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  
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  
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茲  
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  
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  
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



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  
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  
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  
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  
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  
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  
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  
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微  
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眞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

必藏弄以爲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  
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  
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  
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旣厚所用亦宏仁皇肇開科舉  
之初卽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  
述帝制勸講經帷嶷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  
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鏘直與漢唐侔盛  
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  
年未七袞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

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  
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  
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  
法當錫謚立傳濂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  
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  
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  
撫也謹狀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  
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  
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朱世濂  
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  
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  
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  
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

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  
爲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  
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  
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王集賢校理文節公著於分  
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  
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尙氣節秦丞  
相檜枋國殺議己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礮  
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嘗  
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

贈朝散郎于公爲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  
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  
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塲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  
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  
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  
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  
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  
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

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生甫晬卽自免乳祀  
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妄出門能背誦詩書迨學爲  
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  
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  
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  
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  
卿牟公巘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  
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  
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吏皆中其選已而復

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  
太極賦傳於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真儒行仁義爲  
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  
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氓  
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  
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  
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  
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  
遂沈鹽於河帥眾以拒巡兵怒爲取他私販事以實



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  
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之疏剔  
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  
公士恆行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爲黜其以賄敗  
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  
民愬婚田鬪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  
壹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  
有弗如也歲大旱禱於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  
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

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  
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  
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  
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  
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涖是役擯  
節浮蠹還其餘錢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  
與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  
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吏除名  
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乃

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  
詰僉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  
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  
假署文牒發兵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  
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  
非州民俱械送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  
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  
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盛

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  
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  
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  
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  
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澍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  
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  
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  
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

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  
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  
慈仁殿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  
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  
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  
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勉  
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淞丞相達世貼睦邇公  
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  
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  
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  
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  
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  
物之屬旁引曲證疊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  
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  
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  
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龜鼉  
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

銘述功德多以命公他求文者日盈于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歿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竝急遽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卽獨

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  
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  
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  
未數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尼烏傷  
當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  
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  
陶鑄時彥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  
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翺翔寥廓維昔文節



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  
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耆德  
東塾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  
危素撰

請謚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  
擅一代之文章爲諸儒之軌範旣有功於名教宜加  
贈以褒崇竊見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  
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天資端介德操剛方

早擢秀於翰林遂登名於科第初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事郎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應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奉政大夫江淞儒學提舉不俟引年自行致仕授中順大夫祕書少監居閑未久今上以史事特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屢蒙召見殿庭賜以樽酒金織紋段寵遇優渥蹟公之筮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育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祕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知經筵有規諫之

益三考鄉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闈主文旣公得  
士爲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奧妙論著述繼韓柳之雄  
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之大雅古  
文諸作垂奕世之弘規四方學者覩之若星鳳仰之  
若山斗年旣老耄優游鄉里文墨自娛多所撰述至  
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浙還言  
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於家亨以匪材  
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霑膏馥  
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縉紳所推許

爲學者之依歸如蒙轉呈移文合於部令此依翰林  
侍講學士袁桷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諡仍行翰林  
國史院爲之立傳甚愜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  
轉呈施行

諡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  
草木賦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  
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

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當  
世之儒宗者未嘗無人焉迺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  
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  
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於法從  
試郡邑有惠愛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  
屢蒙眷遇掌絲綸而宏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  
術之精微道德之崇邃六經羣史窮其淵源諸子百  
氏究其根柢故我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碑銘必命  
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

爲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家傳人誦書善真草或  
得之者不啻隨珠趙璧其文章根本乎六經而能羽  
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不煩山高水深金  
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爲學者之模範  
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下學者僉無  
間言蹟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書之史冊銘之泰常  
允符公議易名定諡國有彝章謹按諡法博聞多見  
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諡曰文獻前應奉翰林文字  
丞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新除文林郎太

卷三  
三  
藏板  
常博士傅亨謹議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  
經緯乎兩間而不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  
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  
凋蓋以長庚之精羲眉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神所  
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  
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  
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

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妊母夫人夢大  
星煜煜然墜於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  
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  
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  
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  
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  
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濠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  
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旣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  
下涼颼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卽下令禁其樵採復輯



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於  
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  
巖丹雘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  
子邦之羣彥咸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冲漠焄蒿悽  
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  
昭秩秩雝雝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爲侯之爲政  
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  
則其氣斯盡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爲  
人勸爾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耶曰嗚呼是未

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尙能  
昭著靈響廟食百世況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爲文  
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夫凡  
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  
門友王君禕旣爲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樾從弟  
楨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  
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爲終始濂  
按春秋書事之法辭有重複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  
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斂滓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  
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  
文衡交龍降升藻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  
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元功斂迹歸杳冥其魄雖  
離神則形炯炯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烏  
高騫聳觚稜庭宇沕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  
牲肥腍酒潔馨倏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  
若乘元麟紫霞輶降爾百福響然憑鄒魯禮樂當滄  
興春秋報事垂千齡門人同郡宋濂謹撰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

并序

古者君子出而任公卿之位及其退處於鄉也人稱之曰鄉先生歿則相與立祠於社尸而祝之崇德美敦化原也嗚呼若吾先師文獻黃公所謂古之鄉先生者歟公諱潛字晉卿世爲義烏人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教弟子悉爲名人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未七十卽納祿歸養遂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家食久之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

國家思用老成落致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  
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  
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  
大詔令大制行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之重爲  
海內所宗師矣未幾控辭而歸里居又數年至正丁  
酉年八十一而薨制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江夏郡公謚文獻儒臣之榮斯爲  
盛焉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純之學羽翼聖  
學以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

表義烏乃其鄉邑建祠致祭於禮爲宜下其事有司  
先是縣令胡侯旣哀公文集鉉梓以傳復因門人里  
生之請方掄材度阯圖作祠事而省牘適下旣慨然  
以爲己任擇吉壤繡湖之東爲祠宇三楹間而肖像  
其內肅賓之軒守祠之舍列於左右其外繚以崇墉  
樹以名木祠宇之所宜有者靡或不具歲癸卯正月  
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維宰臣分藩鎮撫東土德威  
並著列城奠安然敬故尊賢尤爲先務是祠之建允  
合古誼而縣大夫保有民社政績昭彰又能知爲政

之要汲汲焉祠事之是成其於教道誠爲有補是宜  
勒辭麗牲之石以紀其端原若公之學術志行揆諸  
聖賢而無媿者其詳所在有行狀有家乘墓隧有碑  
銘太常有謚議國史有列傳茲不復書銘曰

山英川靈孕氣淑清鍾爲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  
聞譽昭宣其學之長內聖外王喬嶽澄淵其文之精  
玉振金聲人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絕後光前  
國有老成是曰典型當宁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  
廣厦細瓊控辭歸休優游林邱德義彌尊卹典孔崇

于飾其終光賁重泉乃作祠宇碩碩其礎繡湖之堦  
公像在堂歲時烝嘗率禮弗愆道爲世師人懷教思  
有弗揭虔勒辭焯德垂示無斁牲石是鐫門人王稭  
謹撰

祭黃侍講先生文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  
日戊午門人金涓屠牲宋濂王稭朱濂傅藻等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  
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



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  
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巍巍  
及其旣沒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  
推移惟國家之興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  
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倡呂和規重矩疊莫或與  
之夷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麗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  
大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日旣久逮乎延祐設  
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於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  
南裒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畿

典胄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  
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尚儒術慨  
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旣老用公  
於未衰掌制於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將倚以  
爲王猷之黼黻國論之著龜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  
廷爲有人士類爲有依公不久留控辭而歸出處進  
退卓然而無疵公今沒矣一代之人物文章于是盡  
矣非天其孰使之竊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宏而  
造則微統壹聖真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

蛇故其形於文章譬如周廷重器圭璧鼎敦分置離  
列蓄光彩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  
傳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  
補裨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  
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致此者固夫人  
之莫知嗟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  
陽子之歿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  
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  
朽誠亦何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

又眉山蘇公所謂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曾日  
月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  
哀哉尙饗門人王禕撰

送黃先生歸烏傷序

至正元年國子先生黃公提舉江浙儒學迎侍母夫  
人來錢塘時夫人年八十有六雨嘗屈致板輿游開  
元後圃先生白髮儒衣冠從子鶴雙舞導於前婆娑  
花竹蔭映間人皆望而羨之未幾夫人還義烏里第  
先生居官甫踰二載不俟引年納祿而去人又羨以

爲不可及於是上方用中書奏妙柬文臣付以史事  
先生名在史官中使者及門而夫人之殯在堂已九  
日矣比服闋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初先生官七  
品先府君無恙親受樂清縣尹之封後五歲而沒卜  
葬於秦孝子顏君墓北五里蓋傍要離塚之遺意也  
夫人旣合葬先生遂廬於墓左而爲壽藏於其旁有  
乳虎往來馴伏墓側與人相狎而不敢傷數月乃去  
蓋孝感所致云五年冬先生來錢塘買石作先府君  
墓道之碑碑之文若書篆出於歐陽許張三公皆先

生同年也碑事竟載以東歸學士大夫與凡從遊以  
先生往日解印綬徑去人不得而知弗獲餞別今咸  
欲爲詩送焉以雨方外之遊頗詳出處俾鋪序於前  
庶作者有以知其槩詩不徒爲也承命而書誼不得  
辭同盟諸君勿以敘詩爲僭雖然千秋故事祕書監  
實於黃冠不外雨故序而不疑者以此是歲十月旣  
望句曲外史張雨序

送金華黃先生歸里序

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則年未及者禮所未許乎况

七十而去者不得謝而後有几杖安車之賜今法大  
夫之去不限七袞則以有故如養痾侍親者是矣然  
又必優加以爵秩俾後之人語之以世其進爲廷之  
侍臣始終何其恩數之至哉金華黃先生提舉江浙  
儒學年考未周郡以致仕之義去時於古之引年猶  
未及也蓋太夫人在里第春秋且八十有六矣此其  
去有義官不得而留也明年朝廷以三史之事遣使  
聘文墨老臣先生實在聘中而太夫人逝矣以爲太  
夫人借無恙先生其起乎非也夫先生以忠孝徇已

而又持以教人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本非二道也至聞先生廬親之墓於顏孝子塚傍五里所與乳虎狎於廬南此非至孝之感天而能動物之不仁者不能如是也故觀先生之孝而知先生之去爲可詠不以其輕祿於未及之年也服旣闋中書以致仕故事升高秩祕書少監嗣某得以八品入官先生終老於家眠文獻之相禪穀祿之相仍與一二同志仕而休者不在山南卽在水北胥來胥會以樂其餘齡於太平之世非事之至盛者乎惜余尙以升斗之食



去其故鄉而未遑追先生後也爲之慨然時至正五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會稽楊維禎書

送黃先生歸烏傷後序

科舉初行金華黃先生爲鄉里所強薦試於有司既領鄉薦上春官對策於大廷在濟南張君夢臣榜賜同進士出身宦遊三十有三年始以祕書少監致仕當時同年與後進者出入侍從赫然居臺閣富且貴而先生方食貧索居與未仕時無少異或者謂先生亦漫爲遊者歟蓋先生性廉靜寡嗜慾薄名宦故所

處恬然亦無不自足者而凡所至止四方賢士大夫  
與方外之友踵門而來求所謂公堂廳壁園池亭軒  
寺觀塔廟祠宇阡壠以至於前人法書名畫謂得先  
生之文凡官有善政士有隱德泯滅而無聞者遂得  
託聲光於不朽而有所取信於世其見欣慕於人者  
如此先生旣去官之明年居母憂且終制今年秋八  
月攜子來錢塘買石刻先君子太常府君并母夫人  
墓誌銘因得訪故舊親戚而門生故吏來謁見賀先  
生之懸車致事又賀當廕子可得官八品願且留湖

山間筇輿桂檝巖阿澗曲可以盤桓而四方之人不以賢否又不擇其不可聞風而來雜然請爲文章者殆無虛日先生峻辭拒之勿去繼之以怒亦弗退因趣治行將歸金華未戒行而吳興之高士逸人已造舟久待於西湖之濱將邀先生遊計籌何山之間矣業已治行其去與留而先生初無固必又豈所謂漫遊者歟郡之士人旣賦歌詩爲餞而先生之門人俾走爲後序不得辭遂以序於後以補張君伯雨前書之所未書者云東里陳元英書

寄柳道傳黃晉卿兩生

方鳳

大火且西逝赫曦詎能爲叢竹覆孤館綠陰相蔽虧  
人散眾喧寂獨鳥嚶鳴隨想見探討餘層層發新知  
儻不鄙朽拙勉哉勤相遺

太樸散已久鴻甄疑未均惟有砥礪志搜剝得其純  
勿以珪璋質頑石寘勿陳君攬國香蕊每與荆棘隣  
荆棘豈不刺反以揚素塵

盈盈黃菊叢栽培費時日依依五絲瓜引蔓牆籬出  
于今想新花于今長秋實花實豈不時灌溉尙期密

毋令根荑傷委棄等藜蕨

新秋涼氣發松籟調于喁山房良靜闋文史淡足娛  
吾心太虛廓儻然萬象俱大觀物物齊何事分賢愚  
遐哉金蘭契聊用佈區區

艸堂琳藏主得往年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  
山紀遊八詩裝演成卷要予繼作因追敘舊  
遊爲次其韻增諸卷軸

柳貫

靈源

禪堂生莫寒客至不成宿巖雲忽飛墮深燈出他屋

仰見星斗高闌干轉空曲

草堂

半陂純浸山山空時見景老禪行道處水木餘淒冷  
文字豈其機無言坐移頃

三洞

高高三洞門中天開積翠陰火發晶熒坤珍抉奇闕  
仙靈倘下來歸吾此焉遲

鹿田

塵飛天宇空石破巖泉古菱花吹微香林端夜來雨

語客莫題詩山靈忌多取

寶峯

到寺取徑危穿林限沮洳井氣升爲雲篁竹高於樹  
清風翼我興納履下山去

潛岳

德人久歸泉何異舟藏壑僧廬出榭翳楹桷亦頽落  
回望芙蓉城雜花香漠漠

山橋

言尋磊磊亭躡雲隨下上澗回泫微流山空答遙響

我已後斯人寥哉得其賞

寶石

餘春不可挽風花吹滿路向來一宿覺寤語知其處  
卻望北山南城深晝多霧

與晉卿夜坐道舊因書贈別

去歲離京秋葉黃客間看客又新霜澄江不礙游雲  
影寒月空驚過雁行文苑卽今誰醞藉宦途何許是  
康莊紅顏青鬢非前日卻愧人稱兩驪驪

得晉卿博士自京寄書道左轄王公參議韓公



存省顧問之意

朔雪乾時一雁征遙傳書札到柴荆自投瘠土從耕  
牧幾辱平津問姓名白月寥寥虛近映青山寂寂動  
餘榮果然不負丹砂諾熏校吾將謝墨卿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予偕敬叔輕行訪之假  
榻湖邊滿心僧院明日病作敬叔先還予留  
就醫藥數日乃歸予少時嘗聽琴此院今四  
十年矣

柳貫

湖濬僧齋聽琴筑間四十年來不速秀眉一衲今雪

顛迎門坐窻煮茶熟自敲竹檻喚童歸更拂藜床延  
客宿客方病起氣如絲夜枕欹眠屢驚觸晨興體惡  
頭岑岑三日忘飡不思粥歸者先歸留者留賴是吾  
生耐幽獨瘦茶猶資藥餌扶過存厚謝親朋辱陰陽  
致寇孰乘之小待神完理當復行藏一迹太累人畏  
影偏教影相逐莫途久寘折腰具高誼能忘軟腳局  
湖山款款惜重違兩色雲容看未足寧能將此不貲  
身坐耗齋厨兩囊粟鶴背西風去意輕命僕肩輿催  
結束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韻

吳師道

三洞金華北蒼蒼夾徑松瀉空噴百澗拔地立千峯  
林石欹還整巖梯絕復通向田瑤草碧隱樹晚花紅  
嵌竇推舟入椒庭載酒從洗觥忙羽士捧研喜山童  
陟嶺驚逾峻沿流竟莫窮千年杏仙鹿雨寺互僧鐘  
擘裂森開峽傳聞舊化龍轉霆奔雪浪榮旱卻玲瓏  
水際朱藤蔭巖阿青桂叢亭荒餘磊磊雲出正濛濛  
蘭若知何許芙蓉復在東五盤隨屈曲一路聽琤琮  
山斷俄爲野湍平不見空暮房深榻靜朝磬小樓重

傳玩遺髹鉢興嗟對殯宮拂衣登嶺去穿棘少人逢  
飛殿仍遙峙重關故不封歸尋草堂卷坐戀水軒風  
兩紀三人合相看一笑中孤踪忻影逐薄技愧才雄  
別袂分殘雨衡門翳野蓬後游甯未卜思劇謾憧憧

和黃晉卿

吳師道

一壑風煙自可留十年湖海漫曾遊短衣射虎真堪  
樂莫憾將軍老不侯

送黃晉卿先生東歸

錢塘應

本

江空歲晚水天低  
婆女芒寒映壁奎  
猶想白雲飛丙

舍又隨明月過雙溪龜趺制古螭蟠首黃絹辭工曰  
受齏祇恐蒲輪徵召起未容夫子在關西

天台

王景順

先生忠孝信無雙況復文章萬丈光繡水幾灣瞻翠  
竹暨陽三載頌甘棠姓名曾著黃金榜翰墨宜盛白  
玉堂綵服養親情莫奪老年廬墓近烏傷

霞城

王忠

當年一舉占鼇頭平步青雲志已酬解印似嫌官職  
顯歸田欲慰母心憂湖山鶴去官梅老霜月烏啼宰

木秋顧我愚蒙生太晚抱經何日從公遊

澗州堵簡

車蓋歸來雙鬢皤野雲泉石炤婆婆碧山學士秋蘭  
佩錦里先生白玉珂鶴舞階前修竹近虎眠林下落  
花多相思不少東都客應有新題遍澗阿

楚郡葉森

詔使催徵赴石渠翩然拜疏乞閑居東陽山水人才  
盛西漢文章筆力餘一代聲華淩白日百年心事徹  
清虛門生袞袞傳衣鉢看從蒲輪過里閭

麻衣高揖謝儒紳石室徒勞遣使臣前史任歸他學  
士後喪禮盡太夫人義均塚上瞻烏止孝感山中乳  
虎馴未許鴻名終閣老行看黃髮賜蒲輪

四明

姚安道

先生歸老芸香閣昔日曾抽金匱書宣室何時還賈  
誼上林有賦憶相如一尊春雨同誰酌三徑秋風或  
自鋤欲繼襄陽傳耆舊道傍多少故人車

武林

錢惟善

解綬東歸庭樹秋大夫人在木蘭舟清晨文字五千

卷明月溪山十二樓使者方傳金馬召先生已伴赤  
松遊賀家湖上花如錦幾欲移居過越州

吳郡

楊夔

祕監承恩及掛冠金華歸老得盤桓賀公湖上千秋  
觀白傅山中八節灘久望門牆成間濶幸陪杖履躡  
屺嶺人生會面真能幾獨覺臨江送別難

彭城

劉儼

霄漢池書聘使臣鄉間歸老得閑身舊時供奉班中  
客今日耆英會裏人栗里黃花三徑晚錦坊紅杏午



樓春聲華一代還堪羨欲就延康託近鄰

錢塘

何慶餘

雄才超卓異羣公一代風流道可宗戀闕自膺丹鳳  
渥還山誰問石羊蹤辭精韓柳傳當世歲老松椿隱  
別峯聖主懷賢閑未許天書又出紫泥封

虎林

張世華

祕書少監黃夫子早沐清光表縉紳丹闕受恩朝聖  
主白頭辭祿奉慈親歸來松菊開三徑老去文章挽  
萬鈞珍重先生爲我記華門高蔭藹餘春

浦城章迪

祕監文章老更奇君門射策數當時官聯固獨存儒  
行祿養猶能及母慈往事不操陳壽筆舊遊還過伍  
員祠歸舟又逐寒潮發祇載前人塚上碑

會稽

韓文璵

先生提學南州日白髮衣冠從板輿田里已終慈母  
養墓碑遠乞故人書維舟江浦烟光晚送酒河梁樹  
影疎聞道金華歸隱處還同賀老鑑湖居

先生有道賦歸來奕奕金華紫翠開太極賦成遊月

窟天門詔下擢蘭臺山中稅駕文鵷起江上看碑綵  
鷁催祇恐故園高隱後安車束帛降蓬萊

桐江俞和

東觀承恩鬢已皤拂衣歸臥北山阿靈臺漸覺文星  
遠史館曾勞使者過回首遙瞻丹鳳闕行舟穩泛白  
鷗波歸然先隴豐碑樹應是門人廢蓼莪

送黃晉卿先生東歸

宗弟玠

惟我宗人兄早登南京試當時太極賦可使紙價貴  
文章有餘勇一鼓作士氣旋收成均譽遂發蘭臺祕

迎親來遠遊祿仕見初志懸車不及挽重是愛日意  
桓楹對阡表彝鼎銘祭器哀榮兩無歉子道茲益備  
昔往幾莫追今歸復何亟江臯冠蓋集潮水舟楫駛  
能無英瓊瑤持用答嘉惠回首望金華草木亦增賁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

宋 濂

憶昔遊虎林年壯已非冠旅食嘆酸辛敢望諸侯傳  
捉衿肘已露納履踵成穿甘從原思貧恥學毛遂薦  
薜若丹邱生文采超眾彥精魄更蔚龐雛展垂天翰  
每逢羅浮春含笑解貂換列飲杏花陰吹笛侑羹獻

微酣雙耳熱欲議層疊見宏深劇王霸險詭雜神幻  
踏月或起舞留連過夜半恆思酒星臨手不離壁散  
忽騎東海鯨歸餐赤城飯于時海大魚鼓鬣正湍悍  
颶風挾洪濤漂沒無畔岸手操丈二矛欲刺忘身賤  
指麾集羣漁蓐食待東旦更陳清海策銜袖書一卷  
大言驚眾聽讀者洽背汗九闈不可通志士徒扼腕  
因作山水游所幸腳力健酒經七家箋詩囊五采爛  
走馬過粵郊看花入荆甸醉餘兩齒豁雙鷗傷一箭  
湘流去洗耳杳不聞治亂自予湖隄別久矣蹤跡判

秦淮詫再聚何異鍼得線示我諸遺篇令人憶東觀  
襄陽耆舊亡文園白日晏襲之如殷彝夙夜宜綵綵  
性初余同門友至正初定交錢唐及茲兩紀頃  
以先師黃文獻公所贈詩見示感今念昔撫

卷泣然因次韻追和王禕

憶昔與子游我齒始踰冠子年頗少我已復飽經傳  
白璧信少雙明珠合同穿吾師文獻公清慎寡推薦  
而獨敬愛子揄揚儕眾彥庶將託斯文豈特誇詞翰  
緬思韓公門至者凡骨換其時籍湜輩抱璞爭自獻

何言百世下微猷乃重見寥寥古道遠忽忽陳迹幻  
我時事遠游歷攬天下半三年客幽燕坐使黃金散  
卻歸巖穴底還覓青精飯惟子負奇才年長氣逾悍  
不受世鞅羈歸釣東海岸誓終究遺經世累忘貴賤  
鯁鱷者何爲騰克起清旦誰云屠龍手祇解挾書卷  
揮劍剗其矍腥雨灑流汗終然雖裂背竟爾成解腕  
遠害圖全身有足奔走健自茲十年來宇內皆糜爛  
我猶跼故園子乃處遐甸蹤跡無由聞頗類弦離箭  
及是重盍簪各詫經喪亂故業共討論殊覺賢否判

子才雲錦機組織五色線待詔金鑾坡講經白虎觀  
此事誠所優吾將迫衰晏遡風一泣然徒有情綵綵

次侍講先生游方巖韻

王 禕

靈迹初開不記年危峯如削路如懸曾聞匹馬臨池  
飲恐有羣羊化石眠風引珮聲來上界雨連香氣落  
中天昌黎亦有衡山謁今古清游豈浪然

陪黃先生至東陽謁胡先生有詩次韻

王 禕

壯游回首各成翁猶憶當年共際逢二老往來看鶴  
髮十年先後對鼇峯由來元白名相並歸去疏楊跡



更重莫道山林足忘世只今海內仰儒宗

今代文名屬兩翁況兼出處每相逢秋風官馬灤陽道春日肩輿峴首峯酒盞未空渾覺醉羅衣初試已嫌重多應杖屨從容地前輩風流得共宗

壬辰春陪侍講黃公太傅胡公及諸友飲於趙

園分韻得林字

李唐

透迤翠峴麓曲密雲圃深煙蘿拂危石野樹鳴幽禽  
侍飲文章伯燕坐松竹林高風振虛籟末席分清陰  
雅詠亦閒發嘉言心所欽豈無多聞友及此欣盍簪

拾韻託餘響浩歌豁煩襟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宋 濂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修道先生胡公汲仲  
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  
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  
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  
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  
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  
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

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  
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  
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  
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  
授仕至福州侯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  
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禕之父也初齋乃梅  
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  
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灑掃柳黃二公之  
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序後

宋 濂

自古師弟子間不趨親父子然傳所爲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橐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餼焉仲舒旣屬繕書者入

卷乃收序彙祕藏惟謹及公薨裝成軸每出展玩曰  
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  
訖輒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  
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  
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詫  
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  
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  
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  
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題黃文獻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予與晉卿爲太史屬行上覽山川之形勢  
宮闕之壯麗雲烟草木之變化輒低徊顧戀若有沈  
思者余因知其賦矣旣而果得其紀行詩若干篇古  
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必稱詩以諭  
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今天下一家朝野  
清晏士多材智深美非宣著於文辭曷以表其所蘊  
乎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太極賦知名海內困  
於州縣幾二十年今樞密馬公在中書日始自選調

拔置史館未幾丁外艱去官昔歐陽子以梅聖俞身窮而詩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鄉之詩緒密而思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詞耶趙郡蘇天爵書

文獻黃公別錄跋

別錄文獻黃公集者何憲副張夏山也其意則黃門李潛厓侍御虞東厓耳所錄者何潛溪宋學士之所校圭山張僉憲之所刪也中若制詞等篇當列諸首簡其他雖多釋氏語迺時之所崇間有受君命作者

或曰富哉初稿餘無錄者何夫文也者文也傳其所  
可傳則人必尙矧潛溪之校嚴矣餘奚庸圭山之編  
正矣制詞之外雖無錄可然而讀圭山之編集者知  
黃公之正讀夏山之別錄知黃公之大故無別錄則  
不見全書無全書則不見全人夏山其潛溪之用心  
乎賜進士第任福建興化府知府邑人葉觀書

書黃文獻集別刻後

黃文獻集之初刻也虞巡按惟明屬張僉憲存禮校  
之凡涉異教者削去謂公知道者宜不爲此惟明既



不滿志李司諫九臯見之寓書惟明併屬大輪曰必刻之安知公之作非不得已則意有在耶大輪躍曰信哉公生不逢時當元入主中國天下且臣之矣公之作其不得已乎乃其志則可悲耳抑曾子固有言君子之禁邪說固將明其道於天下使當世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公之意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手次爲二卷付興化葉守國光刻之國光公邑人也福建按察司副使東陽張大輪撰

舊跋

古人著書立說必本天所賦之正理發爲文章故歷久而彌新永存而不敝者以世有任修明之責者也若我祖文獻公著述等身雖一家之言而生平道德事功悉本於太極一賦以故自元迄今四方諸君子其以葛文康酒券來假讀者踵相接也顧屢經兵燹之餘苦乏善本向以殘刻漫付剗削一時亟於告竣以亥豕相仍魯魚莫辨雖識者賞鑒自有得於意言之表而瑕類猶存終累全璧昔先君子嘗有志較

正而未逮既而病革獨手授是集丁寧囑曰正訛訂  
譌此兒曹責也汝其善成吾志可告無罪於先人矣  
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惟弗克光昭遺集是懼茲幸家  
難既平爰簡方策躬親較讎其可解者以解解之不  
可解者以不解解之不敢全憑臆見妄爲竄改其訛  
謬間有存什一於千百者所謂小處糊突大處不糊  
突也至餘稿尙富以既經鄉先賢暨賢邑侯選輯勒  
爲成書未敢遽壽梨棗非謂令人因國門而思名山  
也夫時不能有盛而無衰事不能有得而無失安知

歷世既久不有視爲斷簡殘編任其剝落漶漫而莫  
之惜者興言及此能無撫卷太息重以修明之責大  
有望於吾宗繼起之賢嗣也哉是爲跋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第十世孫之琦謹識於愛吾廬

其間六十年之久中於十世將以既歸猶飲樂音  
 月望欲善宗廟既之習淵思游藝欲知  
 公對善與言然此言無無容太息重以參即之其大  
 其母知人不再所為漸前茲歸并其除茶謝對可遠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跋

黃文獻公爲有元一代巨儒史稱有文集三十三卷而日損齋稿刻於公薨後五年門人宋文憲公爲之序只二十五卷迨乾隆年間浙江採集遺書得元刊本只稱二十三卷蓋當時崇尚佛教不無奉勅諸作或編訂時有所刪減耳其板在前明時已經散佚嘉靖九年侍御虞公守愚重刊於閩屬副憲張公儉訂定將老釋碑版盡行刊去分爲十卷維時同邑司諫李公鶴鳴移書虞張謂其不應去取勸爲增刻今惟

見張公大輪葉公國光別刻跋語而所增刻之二卷  
久無傳焉邑中惟虞張所定十卷舊本尙有存者然  
編次參錯誠如嘉定錢竹汀養新錄所云以意刪削  
春風亭筆記別爲一卷雜入文集次第紊亂尤爲可  
憎者也且其板久殘後雖經裔孫字景韓者補修至  
今又缺蝕過半不數年將此僅存殘本亦不可得而  
見當時所稱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後人將何從而沾  
漑乎心竊用是懍懍而浮沈遠宦耄及始歸見其族  
較昔更盛因與英俊者亟言之欣然歛資命匠卽以

校訂事相囑遂爲釐正篇次補對訛漏刻將成適陳  
君西橋自夔陵守卸事回知其於前人著作向能悉  
心搜錄就訪之遂出其所藏佚篇及他名人題跋哀  
爲附錄一卷又曾於筆記細爲攷證茲別作一卷附  
刊集後雖不能完文獻公自訂全稿之舊而根本六  
藝羽翼聖教之大凡畧具於此謂非文獻公之靈有  
以呵護而撮合之耶刻成爰誌數語於簡末

咸豐元年孟夏望後

同里後學陳 坡敬跋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一終